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822  
8 October 1997

CHINESE

第三八二二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7年10月8日星期三,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索马维亚先生

成员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埃及

法国

几内亚比绍

日本

肯尼亚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智利)

秦华孙先生

卡雷拉斯先生

埃拉拉比先生

迪夏梅先生

卡布拉尔先生

小和田先生

马乌戈先生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

苏亚雷斯先生

朴先生

拉夫罗夫先生

达尔格恩先生

约翰·韦斯顿爵士

理查森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11时开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会议一开始,我谨指出,哥斯达黎加副外长罗德里戈·卡雷拉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向卸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这是安全理事会十月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因此,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就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比尔·理查森先生在1997年9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开展的工作向他表示敬意。理查森大使在主持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时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幽默和想象力,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向他深表赞赏。我谨强调指出,美国上个月关于举行非洲问题公开辩论的倡议促成了我们今日辩论的政治框架。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拉利昂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两国代表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获邀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订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乔纳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

根据会前磋商达成的谅解举行会议的。

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有S/1997/777号文件,其中载有安理会会前磋商过程中拟订的一份决议草案。

我谨提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下述文件:S/1997/776,1997年10月7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7/499,1997年6月27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转交1997年6月27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外交部长会议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最后公报;S/1997/646,1997年8月15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转交1997年7月30日《西非经共体塞拉利昂问题四国委员会宣言》,和S/1997/695,1997年9月8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转交1997年8月28日和29日在阿布贾举行的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最后公报和首脑会议作出的制裁塞拉利昂军人政权的决定。

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塞拉利昂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乔纳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会议。智利和塞拉利昂享有非常友好的关系,而且我个人与你相识多年,非常赞赏你的外交才能、机智和人文品德。因此,我今天在此参加会议感到很荣幸。

另外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就美国常驻代表主持安理会上个月活动的方式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请允许我表示,我感谢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他们同意让我国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在四分之一多世纪里,我作为联合国秘书处成员参与了安理会活动,并目睹了安理会如何努力处理若干尖锐的国际危机。因此,安理会能够腾出时间专门讨论塞拉利昂问题,我对此心存感激。

此外,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代表团表示感谢。我知道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在联合王国担任主席期间提出的。

塞拉利昂人完全清楚,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称塞拉利昂是“古老、忠诚的塞拉

利昂”。今天，在各地的塞拉利昂人都了解并感激在今天危机的时刻联合王国是我们忠诚的朋友。

我想我不需要一一细说塞拉利昂人民的痛苦遭遇。泰扬·卡巴赫总统10月1日已向大会详细介绍了我国自政变以来的危机。事实上，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响应他提出国际社会援救塞拉利昂的呼吁而召开的。

我们已看到决议草案(S/1997/777)。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中的各位非洲同事努力促成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我坦率地说，现在的决议草案大大超出我们的期望。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我们关注的是，弗里敦的军政府是否会认真对待安理会不久将要做的事。军政府在同国际社会打交道时表现出相当不顾后果。这也许可能是因为自政变以来他们就一直受声名狼藉的政客和一直误导他们的所谓老年政治家的迷惑。例如，他们被告知安全理事会将拒绝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所提制裁。他们被告知安全理事会不会要求恢复塞拉利昂的合法政府。我希望他们在读到安理会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时也许会认识到现实。因此，我们的主要关切是，军政府应尊重安理会的法理尊严。

安理会知道——我想我国总统曾经指出过——我们对谈判并不乐观。我们四个月的时间曾浪费在同军政府谈判上，而他们丝毫没有同意恢复塞拉利昂合法政府的意思。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如能通过，也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现实，使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是认真的，是希望合法的政府得以恢复的。

我就想讲这么多。我再次感谢过去几周、几天极其努力进行工作的所有人。让我们希望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以及可能很快开始的谈判为塞拉利昂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一个卡巴赫总统所说的和解而不是相互指责的时代。我们知道，许多叛乱分子尽管给我国造成巨大的伤害，都是塞拉利昂人。我们希望我们一道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塞拉利昂的日子将会到来。

最后，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说的，今天我们塞拉利昂面临非常严重的原

则问题,涉及一个由人民根据法治选举产生的政府。我们非常希望安全理事会绝不允许他们挫败塞拉利昂人民的意愿和无视国际社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应邀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很高兴再次来到朋友中间。

今天,我们联合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为努力解决我们次区域危机局势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一合作到达了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自1997年5月25日塞拉利昂军队一部分人以暴力推翻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总统的政府、爆发当前的危机以来,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次政变。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西非经共体都要求军政府下台,从而不拖延地恢复塞拉利昂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一立场没有改变,我们诚恳要求安全理事会这一原则立场继续保持不变。

西非经共体和军政府间就和平解决危机进行的首轮谈判令人鼓舞,取得了成果。但是,接下来的一轮谈判却由于军政府的有意拖延和不守信用的行为而失败,军政府的代表否定了先前作出的承诺。更有甚者,该政权宣布打算继续执政4年。政变一开始就十分严重的塞拉利昂局势自那后大大地恶化了。

安理会成员迄今已十分了解军政府在塞拉利昂奉行的焦土政策。尽管西非经共体塞拉利昂问题委员会对另一方不断发出的混乱的恢复谈判的试探作出了反应,但由于军政府继续采取僵硬做法,这些努力仍有待产生结果。显然,军政府根本不把塞拉利昂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面对这一局势,西非经共体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一套制裁和禁运措施,作为向弗里敦的政权施加压力的手段,迫使它认识到其所做所用徒劳无益,因而同意与西非经共体重新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尽早恢复卡巴赫总统的合法政府。

西非经共体采取的解决塞拉利昂危机的决定和行动受到以下主要考虑的影响:

第一,由于可能造成整个次区域的不稳定,塞拉利昂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第二,该次区域希望避免另一场类似利比里亚经历带来大量人道主义问题和悲剧的代价惨重的长期战争。

第三,尽管西非经共体充分关注这一问题,联合国的支持和赞同是必要的。这两个组织从利比里亚学到了宝贵的教训,在解决这场危机时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必须让塞拉利昂的军政府非常清楚地领会到,它现在已极其孤立,前途惨淡。

决议草案认知,西非经济共同体是在地面上与这一局势最接近的组织。它还拥有一个以其观察组(西非观察组)形式出现的机制,随时准备有效地监测和执行所商定的任何措施。因此,我们欢迎在本决议草案的第八段包括安理会授权西非观察组执行西非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所授予的任务。我们重申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除保证任何成员国或实体不违反这些措施外,还要向西非观察组提供后勤援助及重大的信息以帮助后者贯彻这些任务。

在通过这份决议草案后,为履行我国外交部长汤姆·伊基米酋长1997年9月19日向安理会成员介绍情况时所作的承诺,西非经济共同体塞拉利昂委员会准备在10月9日和10日在阿布贾召开会议,除其它事务之外,要为重开陷入僵局的谈判规划出战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那些可以左右科罗马政权的各方对其施加压力以便其代表能带着诚意和对和平解决危机的新承诺前来谈判。

最后,让我代表西非经济共同体主席萨尼·阿巴查将军,向本会成员国以建设性态度审议这项决议草案表示感谢。当然,我们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曾经要求在文本中包括更多更有力的措施。不过,我们仍然认为该决议草案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相信: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决心在塞拉利昂恢复宪政秩序及和平的信息应是响亮而又清晰的,能为有关各方听到,特别是军政府。我们认为,安理会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充分地传递了这一毫不含糊的信息。

主席(西班牙语发言):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摆在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

决。除非我听到反对意见,否则我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愿意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马乌戈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当弗里敦的非法军政权于1997年5月25日使用武力野蛮地将民主选举出的以哈吉·艾哈迈德·泰杨·戈巴赫为总统的合法政府废黜时,肯尼亚与其它非洲国家以及全世界一道明确地谴责这一完全不能接受的行径。这一谴责在1997年6月2日至4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十三届首脑会议得到了强调。我们在安理会已采取行动发表了主席声明,并随后在1997年7月11日和8月6日进行了更强有力的谴责。

非洲在说:再也不能接受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了。这一明确的声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不含糊、不妥协。在我们今日发言之际,世界上还没有国家承认这个政权。事实上,听到的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反对弗里敦非法军政府的一致立场。一定不能让这个非法的军政府得到任何形式的支持。在这方面,肯尼亚欣赏并强烈支持秘书长在其1997年10月7日信中的立场:

“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国际社会建立以法治及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民主政权的努力不应遭到非法政变的挫败。”(S/1997/776,P.2)

目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通过其五国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进行非凡的努力。发动这些努力是真诚的,并试图通过谈判使非法的军政府和平地交出政权。这些努力是集中而又一致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努力的实施是真诚的。政变头目们说他们想谈,但是由于其贪婪和表里不一,他们含糊其辞并试图赢得时间来巩固其非法政权。他们一直是不诚恳的和玩世不恭的。非法军政府甚至还试图分裂国际社会。我们的立场坚定、完全不理睬这种玩世不恭的做法。

肯尼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斯蒂芬·卡隆佐·穆肖卡阁下在昨天大会的一份发言中重申了1997年10月1日泰杨·卡巴赫总统在同一讲台上发出的寻求帮助的呼

吁。今天,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吁,并且明确地支持甚为及时的区域倡议。肯尼亚一直使用区域倡议来解决地区问题。她相信这种努力应大力强调。这是一种非洲的自助,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坚实的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本会对非洲的调解努力表示全力支持和赞赏。

没有国际社会坚实的财务支持,西非经济共同体不可能对忠实地执行安理会这一决定提供帮助。因而,决议草案敦促所有各国提供技术与后勤支持。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这份决议草案将成为西非共同体继续调停努力的有用工具。当卡巴赫总统在弗里敦重新执政时,我们希望塞拉利昂全体人民以和解与真诚的精神迅速和忠实地实施阿比让协议。我们将与其它国家一道,希望也包括塞拉利昂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努力。我们愿意参加这一努力。

今天,国际社会在重申其对民主的承诺时将对非法军政府实施制裁。制裁立即生效。一旦军政府交出权力,卡巴赫总统领导的民主政府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制裁就取消。我们认为,制裁从人道主义出发慎重地考虑到塞拉利昂无辜平民,是有针对性的,并且是充分校准了的。我们显然关注对这些制裁的额外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一制裁是国际社会将弗里敦的非法军政府赶下台的必要和深思熟虑后的举措。

鉴于上述原因,肯尼亚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我们感谢安理会全体人员不懈努力以取得这一成果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忠实地执行本决议草案的决定。我们的决心是坚定的,我们的呼声是一致而响亮的。军政府必须下台。

迪夏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代表团将对安全理事会面前关于塞拉利昂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该草案表示联合国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成员努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回到宪政秩序,恢复民选政府。西非经共体五国外交部长委员会的部长们最近向安全理事会成员阐述并解释了这些努力。这些区域主动行动,正如秘书长在其给安理会关于这一议题的信(S/1997/776)中所提到的是国际社会努力支持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民主的组成部分。这种努力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已经告诉我们,它们已经试图并将继续试图与对塞拉利昂政变负责者谈判。政变肇事者迄今为止拒绝诚意地参加谈判,因此该区域国家已经决定以经济制裁形式施加压力。这些制裁,也象秘书长提到的,应被视为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危机的措施。它们不应使塞拉利昂人民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这种局势已经严重遭到政变恶果的影响。西非经共同体五国委员会的部长们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一要求。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部就豁免区域禁运的产品和供应品以及监测塞拉利昂人道主义局势的机制建立对话。

安理会准备表决的决议草案规定实施制裁。这些措施的目标和区域努力的目标一致,即快速恢复民主政府和宪政秩序。对制裁作了明确规定,以限制对人口的人道主义影响。制裁只包括军政府成员及其家属的旅行,以及武器和石油供应。规定了豁免,特别是人道主义目的的豁免。该决议设立的委员会应确保这些豁免保护该国人民不受禁运的严重影响。

决议草案授权西非经共同体保证安理会决定的军火和石油禁运措施在塞拉利昂边界得到严格执行。这项规定反映联合国和西非经共同体之间已建立的信任关系,一种在利比里亚的成功合作所建立的、并由于西非经共同体部长努力向安理会成员解释其行动主旨而得到加强的关系。因此,这个授权是例外性质的,但联合国和西非经共同体过去的合作经验证明它为正当。我们因此相信西非经共同体成员能够适当地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

法国代表团希望,民主将迅速在塞拉利昂恢复,安理会决定的制裁可很快取消。该草案载有一些关于取消制裁的相当明确的标准,并规定在其生效六个月后彻底审查局势。这些规定使之可能力求避免无限期地延长会影响有关人民生活的制裁。法国认为安理会就继续制裁作出定期决定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这种看法。

在我结束发言前,我国代表团愿表示关切塞拉利昂局势对邻国的影响。这些国家正接受许多难民,并根据传统的非洲好客这样做。它们这样做时不设营地,慷慨地

将它们的城镇和资源向难民开放。但是,我重复,这正在给邻近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经济后果。正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愿意向这些国家提供支助,具体的支助。该草案在这方面向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发出了呼吁。我们期待秘书长今后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详细说明会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听从这一呼吁的程度。我们衷心希望能够确认对受难民流动后果影响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变为具体援助。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前,我自然愿向你表示祝贺,并特别感谢上月份主席,因为安全理事会九月份出色地履行了其职责。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约19个月前,在塞拉利昂举行了民主选举,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当选为总统。8个月后,卡巴赫总统领导的塞拉利昂政府和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在阿布贾签署了阿布贾和平协定。这一和平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五年内战的结束,塞拉利昂人民有机会期待和平与稳定的时期,在这时期内可以深入进行迫切需要的发展。

联合国,作为阿布贾协定的道义保障者,积极地参加了和平进程。安全理事会也参与探讨它可协助执行该协定的方式。对于塞拉利昂人民不幸的是,在联阵拒绝与联合国关于设立一支军事观察部队的建议合作时,和平进程遭到严重挫折。1996年5月,对卡巴赫总统政府发起了军事政变。

曾帮助组织1996年3月选举联合王国对这种事态发展感到震惊。我们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及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起毫不含糊地谴责了科罗马少较及其同伙夺取政权的行径。国际社会不能默认武断和违宪地推翻一个民主政府。而且塞拉利昂人民有权利期待其宪法、法治和自由及公正选举的结果得到尊重。

联合王国赞扬西非经共体国家,尤其是五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为实现和平解决该危机做出献身的努力。不幸的是,军政府的顽固立场和缺乏诚意阻碍了旨在为自愿交权而同该集团谈判的各项努力。

仅两个星期前,安理会许多成员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和秘书长曾在此会议厅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区域主动行动在处理该区域和平与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性。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给西非经共体提供了实际支持。

安全理事会将通过实行国际武器和石油禁运以及对军人集团成员的签证限制,向弗里敦非法政权表明,整个国际社会都致力于扭转军事政变和恢复民主当选的政府。我们完全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马图谢夫斯基(波兰)(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在监测和处理塞拉利昂局势,同时对该国一直未实现和平与稳定感到严重关切,并希望塞拉利昂朝立宪民主方向努力取得进展。安理会曾对塞拉利昂去年成功举行的民主选举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该西非国家朝文职统治和平过渡的一个里程碑。这些选举也被视为非洲民主战胜暴力和纷争的宝贵范例。

同样,安理会也承认,塞拉利昂政府和革命联合阵线签署的《阿比让协定》不仅对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民族和解与重建前景,而且也对鼓励非洲其它地区的和平努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缔结和平协定似乎终于使该国踏上复兴道路。

塞拉利昂今年早些时候推翻民主当选政府和立宪秩序的政变,是该国巩固民主、法制和尊重人权前景遭受的严重挫折。

安全理事会和包括秘书长、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英联邦在内的其它国际社会代表都谴责这次政变,并对该军政府在塞拉利昂的非法夺权行动表示非常遗憾。安理会对危及整个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塞拉利昂严重危机深表关切,并多次要求无条件恢复该国民主当选的政府和立宪秩序。安理会还对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果断区域努力、特别是西非经共体的努力表示支持。不幸的是,这些目标迄今仍未能实现。

面对拒不下台的军政府坚持顽固立场,使该世界上生活水平最低之一国家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危及区域和平与稳定,波兰代表团认为,西非经共体建议的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使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而采取的措施对实现迅速恢复塞拉利昂民主当选政

府的目标都是适宜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进行制裁具有潜在危险,特别是可能对塞拉利昂的人道主义局势产生不利影响,但我们支持应非洲国家请求采取此类措施。在这方面,应特别给提议的制裁制度配备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人道主义豁免机制,但需对其运送工作进行有效监测。还应强调指出,决议草案设想的各项措施—包括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全面武器禁运—都应严格针对军政府及其代表。

就制裁对平民人口的影响而言,我们愿对西非经共体五国委员会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保证无意在实施西非经共体区域制裁时限制塞拉利昂人道主义救济行动表示满意。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将通过使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向军政府发出一个足够有力的信息,使其遵守国际社会提出的放弃权力要求,并使塞拉利昂得以恢复民主秩序。

决议草案就执行其规定各项措施的有关条款授权区域组织—西非经共体—确保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我们衷心希望,该决议草案将通过创建此类执行机制,为解决塞拉利昂危机和立即中止其人民的苦难作出贡献,从而防止对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此,波兰代表团将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今年五月塞拉利昂的民主出现逆转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大韩民国再次谴责塞拉利昂发生的推翻卡巴赫总统合法政府的军事政变。该政变剥夺了塞拉利昂人民来之不易并基于民主和法制的和平。我们对塞拉利昂前途表示关切,联合国为帮助该国人民实现和平与民主曾在塞拉利昂进行大量投资。这场无法令人接受的政变通过扭转遍及非洲大陆的民主浪潮,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影响。它还给无辜平民带来不堪忍受的苦难。自政变以来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难民潮给邻国造成沉重负担。

国际社会为恢复塞拉利昂合法政府作出了不懈努力。安全理事会曾几次发表主

席声明,强烈谴责政变并要求立即恢复立宪秩序。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也同联合国合作参与这项事业。但不幸的是,军政府不仅藐视国际社会的多次呼吁,而且还公然企图顽固掌权。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对该非法政权采取更果断行动。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西非经共体为通过制裁尽量给军人集团施加最大压力而领导的区域主动行动。我们支持这项区域努力,并认为必须向军人集团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整个国际社会都坚定地支持民选总统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哈吉领导的塞拉利昂合法政府。我们认为,实行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规定制裁是帮助恢复立宪政府所不可避免的选择。我国代表团还认为,该决议草案在制裁范围上很有针对性并十分均衡,因为它允许人道主义豁免。因此,我们将对它投赞成票。

我国代表团认为,制裁制度一俟安理会批准,应得到有效执行。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西非经共体国家承诺负责依《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采取强制行动。我们完全信任西非经共体,并期望它以积极促进和平解决塞拉利昂危机方式履行它所负有的责任。

众所周知,制裁是为帮助实现具体政治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以制裁向军人集团施压同时,继续敞开谈判大门。

我们期望西非经共同将为此目的继续同塞拉利昂合法政府和安理会密切协作。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即:安全理事会同区域组织应对冲突作出协调的反应,这一观点两星期前在本大厅内举行的部长级特别会议上得到许多代表团的支持。我们认为,西非经共体应在这方面受到表扬,因为它最近对利比里亚进行成功干预以后又再次全力承诺解决塞拉利昂的冲突。我们真诚希望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将为安全理事会同区域组织之间在处理非洲冲突局势时采取协调行动的成功再次树立榜样。

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塞拉利昂军政府,为了其本国和平和民主的利益,他们应立即同意恢复合法政府。正如秘书长来函中恰当提出并得到塞拉利昂大使大力呼应的那样: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伟大的民主事业,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众口一声使

军政府认识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妥协余地的。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大家一起祝贺你就任主席职务,并对前任主席表示感谢。

5月25日,塞拉利昂军政府打断了塞拉利昂在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进一步进展并破坏了和平进程,该进程是在该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援助下以极大困难建立的。在那个已经受到困扰的地区,出现了对稳定的新威胁。

鉴于不能接受以武力推翻民主选出的政府,俄罗斯联邦断然谴责政变发动者并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关于恢复制宪秩序的要求。

我们赞扬非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尤其是五国委员会--为解决塞拉利昂危机所作的努力。我们深信,为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应采取和平手段。鉴于西非共同积极体积极参加解决塞拉利昂危机,我们特别重视加强安全理事会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

总的来说,我们的主要前提是:联合国同区域组织之间就有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进行的合作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不应在未获安全理事会授权下采取强制行动。决议草案重申国际社会愿积极支持西非经共体的努力,除其他外,通过同所有各方的谈判实现塞拉利昂危机的和平解决。已在向政变发动者发出明确信号:他们没有出路,他们除了放弃权力,立即采取步骤恢复合法政府和制宪秩序以外,别无其他出路。

安理会对军政府施压的强有力的手段--禁止运送武器,军事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对政变领导人的签证限制--是经过微调和对准具体目标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一案例中,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了外加的预防措施以努力减少制裁非预期的任何副作用,尤其是制裁对人道主义局势的负面影响。我们谅必西非经共体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和制裁委员会将认真监测塞拉利昂的局势,并会定期将制裁对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向安理会进行通报。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掩饰我们的以下关切:决议草案没有为实施制裁确定明确的

时限尽管有关制裁问题的文件中规定了这点。该文件是由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关于《和平纲领补编》的协商一致决议所认可的。这个问题对以下两个方面都极为重要：对制裁所对准的目标当事方行为的有效影响和安理会根据取得的结果及时调整它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深信，制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当事方，而是改变那一当事方的行为。无限期制裁机制的理论和实践原则上不能作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认为它们产生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但是，鉴于决议草案规定在6个月内对制裁进行认真审查，并为了照顾非洲国家的愿望（它们一再强调它们多么希望迅速、一致地通过一项决议），俄罗斯代表团准备对这个具体案例采取灵活作法，支持这项决议。

卡雷拉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的是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谨借此机会再次祝贺你，并向你保证我们将支持你指导我们的会议成功。

在复杂的非洲总局势的广泛范围内，安全理事会决定特别注意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局势以作为过去三年中国际社会努力的一个部分——通过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次区域组织和该地区各国政府协作——以恢复多元化和代议制民主政体并促进该国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和平和民族和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案文并不是临时拼凑的产物，也不迁就含糊不清、投机的立场；而是明确显示了我们大家对塞拉利昂人民所作和坚决保持的十分明确和持久和承诺：促进该国无条件、迅速回到民主体制。

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还反映了安全理事会关于通过制裁的一个重大的概念上的发展。在塞拉利昂这个案例中，哥斯达黎加认为安理会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方针，确定了“明智”制裁的样板：惩罚军政府当局并对其施加压力；避免对平民百姓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困难。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新的定义是国际社会发出的重要信号和及时的确认，指明

了身居领导职位的那些人的责任,他们造成的局势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

哥斯达黎加相信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安理会将遵守这一新的政治和法律定义,从而避免下列局势再次出现:那些局势在过去对无辜人民造成巨大伤害,使各项目标更难以实现。

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我们认为是这种新设想特点的决议草案中的二项内容。一方面,在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前提下,规定先试行180天。而且,它们给制裁委员会新的行动余地,给它重要任务,旨在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就塞拉利昂问题而言,同其他的非洲问题一样,我们特别担心平民人口,尤其是100 000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道主义状况,他们的健康和营养条件逐日恶化。我们特别关切儿童人口,他们正受流传病影响,我们要特别提请注意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定能通过官方渠道和人道主义组织,照料所有这些人。秘书长递交安理会考虑的有关此事的报告说明局势日益严重,它是向会员国发出的重要呼吁。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人道主义事务部正在进行的努力,同有关国家和次区域组织协作,建立有效机制,分发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正如我们在最近举行的非洲问题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指出,非洲的危机是由于一个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产生和维持的。塞拉利昂问题也不例外。哥斯达黎加呼吁国际金融机构以广泛、全面的办法促进该国恢复民主后的重建工作。我们大家都希望该国恢复民主。

按照我在此的发言,哥斯达黎加将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并相信该决议的执行将有助于立即恢复卡巴赫总统的合法政府。我们向卡巴赫总统表示我们的坚决支持和钦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达尔格恩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塞拉利昂的严重局势是一个全球关切的问题,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担起充分责任。主席先生,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给你的信中讲的话,即“关系重大的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即:国际社会为促成



以法治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所作的努力不得受到非法政变的阻挡。”(S/1997/776)

瑞典坚决支持和平恢复塞拉利昂民主秩序的区域努力,主要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努力。在该地区异口同声要求安全理事会帮助这种努力,增加对政变领导人的压力时,我们完全支持。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西非经共体的联合努力将大大提高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的可能性,那就是军人集团放弃政权,为恢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让路和在塞拉利昂恢复宪政秩序。

通过对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瑞典要为不用武装暴力,不使无辜平民受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决作出贡献。

制裁是安全理事会手中的一项重要工具。使用制裁意味着承担起一个严肃的责任——瑞典不轻易承担这种责任。尤其是在进行经济制裁时,必须十分小心,防止无辜平民重复受难,先在非法政权下受难,又在国际制裁下受罪。

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使需要的人能够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在今天决定之前的讨论中,瑞典即根据这些考虑行事。瑞典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小和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以约翰尼·科罗马少校为首的军人集团公然践踏《阿比让协议》,危害国际社会如此煞费苦心地促成的塞拉利昂和平进程,推翻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塞拉利昂政府已有四个多月。日本再次谴责这一行动。日本对这一践踏宪政秩序的暴力行动对该地区的国家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威胁,对向平民和外国人犯下的暴行和践踏他们的人权,对政变带来的人道主义方面的后果和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干涉,表示严重关切。军政府始终不顾国际社会的声音,如政变以来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的三份声明。我们强烈呼吁军政府立即采取步骤,放弃政权,在塞拉利昂恢复宪政秩序。

我要重申,日本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成员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争取解决塞拉利昂危机的努力。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我国政府赞赏西非经共体坚持

不懈地同军政府对话接触,寻求和平解决塞拉利昂危机。我要转达日本支持联合国的调解努力以及新任秘书长特使弗朗西斯·奥凯洛先生的努力。十分遗憾,军政府没有对这些对话要求作出必要诚至的反应。日本呼吁军人领导人承担起解决危机的责任,本着诚意参加争取公正解决目前这种不正常局势的努力。

既然军政府始终对国际社会的呼吁置若罔闻,安理会现在只能采取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规定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这一局势。我要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的目的而惩罚军政府。这是安全理事会设法维护有关原则,意在通过这些措施说服军政府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听取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为塞拉利昂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让路,进而在该国恢复宪政秩序。

同时日本清楚地认识到,限制出售和供应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制裁措施可能给塞拉利昂人民造成进一步困难。决议草案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第一,要求为人道主义理由提供适当例外;第二,请西非经共体、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组织作出适当安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希望通过这些规定能把制裁对平民人口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我们期望秘书长提出关于塞拉利昂局势的报告,并将注意报告对那里人道主义状况的评估。

鉴于以上我阐述的内容极端重要,日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内容是恰当的。因此,日本将支持该决议草案。日本将继续密切关注塞拉利昂的事态发展。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履行其按照《宪章》承担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保护合法性的责任。去年11月,塞拉利昂政府和革命统一阵线签署了《阿比让协定》,宣告塞拉利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民族和解与和谐的阶段,塞拉利昂人民得以迈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随后,总统选举加强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关注着选举的进展。国际社会目睹了这些选举的公正性和开放性,哈吉·艾哈迈德·泰扬·卡巴赫总统因此而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向詹姆斯·乔纳大使发挥的历史作用表示赞赏,他

亲自监督了筹备恢复宪法制度的过程。

然而,今年5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巴赫总统的政府和宪法制度,将历史拖向倒转。我不想详细论述因此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倒退给塞拉利昂人民带来的深刻影响。

在去年于哈拉雷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期间,非洲针对政变采取了坚定立场。非洲国家一致抵制和拒绝承认非法政府,它们谴责政变及其领导人,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卡巴赫总统政府的合法性。非统组织还全力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这方面的努力。

非洲国家采取的这一统一立场,无疑标志着现代非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满意地看到,西非经共体以五位成员构成的部长级会议为代表,通过了一项倡导性的方针,一项针对塞拉利昂危机采取的渐进方针。这项方针始于对话,进而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向政变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默认塞拉利昂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放弃权力,允许民主选举的政府重新执政。

因此,事情很清楚,面对非洲大陆各国的军事政变,非洲有一个新的统一立场。这一立场应当得到联合国的明确支持。

今天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反映了国际意愿,我们希望政变领导人将理解该意愿的种种含意,以及国际社会决心实现其意愿的严肃性。我们希望他们利用西非经共体明天开始在阿布贾召开会议的机会,对五国部长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切实和积极的响应,以设法和平解决这一危机。

决议草案还体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西非经共体与联合国以及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按照《宪章》第八章进行合作的可行框架。

在商谈决议草案过程中,对实施其中所载措施的时限,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埃及支持目前的制裁的时限,因为这将有助于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面对需要实施制裁的各种紧急情况。我们希望安理会全面审议目前的整个制裁制度,同时考虑到大会最近在《和平纲领》背景下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定。安理会遵循的原则不应

背离大会考虑的原则。

埃及代表团完全相信，西非经共体国家将认真看待豁免，以保证向塞拉利昂交付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提供的物资和供应。我们希望，西非经共体与联合国将在这一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与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加强协调，以使塞拉利昂人民能够获得这些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他们因制裁而蒙受的痛苦。

埃及充分支持执行部分第18段，其中促请各国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帮助西非经共体履行其执行本决议的责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对这一请求作出有效响应。

最后，我重申埃及支持该决议草案。

苏亚雷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葡萄牙全力支持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的各项目标。草案中所载措施意在扭转塞拉利昂发生的军事政变造成的局势，通过和平手段，恢复民主统治、宪法秩序和对人权的尊重。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预见到采用区域办法实施安理会决定，按照该章规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受权确保严格执行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8段中提到的各项规定。

按照我们的理解，该决议草案意在以和平手段恢复塞拉利昂的民主选举政府。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制裁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使军政府意识到，国际社会没有无动于衷地接受其非法行动。这些制裁完全是为了惩治那些一贯拒绝遵守民主规则的人。它们不是指向塞拉利昂人民的，我们通过本决议草案，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民。

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有一个方面特别重要，我们支持将其纳入决议中，即需要设立适当机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确保此类援助安全交付给援助的目标人口。

我们非常关注难民和国际流离失所者的困境，联合国必须与其他有关组织一道，确保受危机影响者的利益。

塞拉利昂危机，就其侵害宪法秩序而言，本身当然令人焦虑。但它也是该地区的一个动乱因素，尤其对利比里亚等邻国来说，这些国家正在试图巩固仍然很脆弱的民

族和解进程。

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议草案以及西非经共体和其他组织的行动,显示了它愿意通过和平手段,帮助解决塞拉利昂的危机。我们敦促军政权考虑国际社会的意愿,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放弃其对政权的非法企求。它应当恢复诚意谈判,以推动在塞拉利昂恢复民主统治和宪法秩序。

秦华孙先生(中国):塞拉利昂目前的状况是国际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塞拉利昂人民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痛苦。

塞拉利昂目前的状况是国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塞拉利昂人民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痛苦。自今年五月以来,安理会曾多次审议塞拉利昂问题,三次发表主席声明,两次听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外长们的通报。在此期间,非统组织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如同其他成员一样,中国代表团始终关注塞拉利昂局势的变化,对塞拉利昂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深表同情。我们赞赏联合国、非统组织、尤其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行的调解工作,支持他们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塞拉利昂问题。

中国对制裁问题历来持谨慎态度。我们希望,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所包括的措施能有利于早日和平解决塞拉利昂问题,并且不会给塞拉利昂人民造成人道主义方面的困难。

基于上述考虑,并且出于对非洲国家的尊重和早日解决塞拉利昂问题的愿望,中方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塞拉利昂政府的合法代表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这是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选举过程为我们大家所认可和称道、并自始至终由国际社会跟踪。

我不准备谈论促使安全理事会讨论塞拉利昂问题的详情。我只想与安理会其它成员国一起指出,5月25日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野蛮地中断了塞拉利昂的民主进程。

国际社会没有片刻的犹豫。它动员起来明确谴责政变,并要求恢复宪法秩序和

卡巴赫总统政府无条件复职。

军政府恶影昭彰，犯下了受到我们谴责的暴行，有预谋的侵犯人权，以及与最基本人权背道而驰的行径。为此，我们今天在此明确表示我们声援塞拉利昂人民，并再次拒绝任何既成事实的政策。

安全理事会曾三次在主席声明中表明它反对通过武力行使政治权力。安全理事会宣称它支持塞拉利昂恢复宪法秩序，并一贯声明它准备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帮助塞拉利昂宪法秩序。

我们今天被要求切实地回应塞拉利昂人民对我们的呼吁。那呼吁是呼救的信号，因为十八个月前，该国人民第一次被要求自由表述意见时，他们一致选择卡巴赫总统领导他们的国家，并掌握他们祖国的命运。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六月在哈拉雷召开的第三十三届首脑会议上庄严谴责了这一政变。它表明政变的时代早已过去，军方违反人民通过选举自由表达的意愿，长期留任，以便声称有权领导该国，这是不允许的。

卡巴赫总统政府自当政以来采取民主做法，表现杰出。总统及其同僚努力贯彻容纳该国所有重要努力与政党在内的民族和解政策，以便为民主及人民行使权力创造可靠的基础。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卡巴赫总统政府到了阿比让，在那里签署了同意反对派某些要求的协定。这项协定本应成为巩固塞拉利昂民主的政治各司法框架。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主席对该协定表示欢迎。协定使人们产生了希望：这是塞拉利昂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和平、民主和解与民主的时代。不幸的是，政变者摧毁了塞拉利昂人民的希望。

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本着声援我国的精神，不遗余力地帮助在这个兄弟国家恢复民主。继6月26日在科纳克里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之后，又成立了四国外长委员会——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与尼日利亚，及后来的利比里亚——以便通过不断寻求与叛乱者谈判的途径与方式来执行这一会议的决定，因为在这一过程

中从款放弃谈判。我相信我们在此应强调这五国的中心与决心。我前面说过,这五个国家不遗余力谈判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曾于今年7月11日与9月19日两次接待了由尼日利亚、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与利比里亚外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来此不仅为了告诉安理会成员国他们对塞拉利昂存在的危机的严重性的担忧,同时还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它对《宪章》的义务,那就是,我们对捍卫秘书长在他10月7日给安理会信中所重申的原则的承诺。

我们必须为通过谈判谋求和平作出贡献,我们认为今天的会议是对这种需要作出反应。然而,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西非经共体调解委员会作出了努力,军政府却顽固地拒绝放弃权力和接受恢复宪政秩序,这就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次表示强烈谴责,并且我们希望将采取对这种顽固拒绝作出明确反应的步骤。

调解委员会同军政府之间于7月29日在阿比让进行的谈判失败了,这再次证明军政府成员不准备以诚意进行合作来为恢复宪政秩序创造条件,我说恢复宪政秩序是指民选总统卡巴赫总统重新担任国家元首。

今天,注意到那种顽固的拒绝,并鉴于我们已看到的那种推诿--这里我们是以1997年8月28日和29日在阿布贾举行的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首脑会议的公报为基础的,--因此它决定帮助西非经共体正在进行的分区域努力,再次断然拒绝将允许暴动分子在5月发动政变后非法长期巩固不符合宪法的权力的任何决定,并通过坚定的和适当的行动为在该国恢复宪政秩序作出贡献。

鉴于这些考虑以及我们在安理会已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各种讨论,几内亚比绍认为今天这次会议是及时的、必要的和完全适当的。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既反映了我们的关切,又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志和决心,即我们将通过谈判,当然还要通过那些将提醒军政权它必须妥协和服从理智的决议,努力在塞拉利昂巩固和平。

我们希望,我们将通过的决议草案将明确地表明我们的决心,我们不希望弗里敦

军政权把这项决议草案看作只是又一个过去在这里所作的那种安全理事会声明。我们已说过,这是呼吁服从理智。这是呼吁谈判。这是呼吁恢复卡巴赫总统的民选政府以及呼吁恢复塞拉利昂人民如此渴望的和平。

当然,我们是有点勉强地通过一项对塞拉利昂实行制裁的决议草案。我们也同安理会其他一些成员一样对可能对无辜人民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感到关切,我已说过他们正在遭受一个丝毫不尊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政权带来的恐怖。然而,我相信塞拉利昂人民同意我们再次通过这些制裁向他们提供援助,他们将准备接受作出更多的牺牲,只要这些牺牲能够,我希望能够,有助于迅速恢复和平与民主。

我谨向是西非经共体调解委员会成员的非洲国家致敬,它们在今天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参加的集体努力中孜孜不倦地工作。我谨特别感谢它们同时以非洲传统的有尊严的方式接纳几十万难民,我们知道几内亚、科特迪瓦和甚至利比里亚这些国家在这样做时正面临各种社会经济困难。我认为这是非洲团结精神的表现,毋需说,确实正如我们将通过的决议草案表明的那样,国际社会有义务提供一切援助,发扬这种非洲团结精神。

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对军事政变的谴责,并表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不承认既成事实。它表示我们不接受一个军事集团可以用武力夺取政权和可以摧毁自由表达全体人民愿望的民主进程这一事实。

理查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安理会成员对美国9月份担任主席说的客气话。

美国坚决支持这份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明确地表示军政府必须下台。

在革命联合阵线进行暴动和实行国内恐怖主义的六年期间,塞拉利昂人民遭受了许多苦难。卡巴赫总统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努力寻找一条途径来结束这种冲突和建立一个公正地、诚实地代表塞拉利昂全体人民的政府。

然而,在5月份,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联合阵线篡夺了政权。它们断然反



对塞拉利昂公民和这么多其他非洲国家为摆脱破坏性的暴力统治循环作出的努力。

塞拉利昂人民拒绝接受军政府政权。美国钦佩他们致力于民主,并同时谴责军政府的暴行,特别是它推翻正在兴起的民主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

美国投票赞成这份决议草案,它同塞拉利昂公民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要求立即恢复卡巴赫总统的民选政府。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安全理事会明确地表示它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执行权力。

有了这项决议草案,并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还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一道努力解决这场危机,西非经共体在邻国利比里亚已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赞扬西非经共体五国委员会——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作出的努力,并赞扬秘书长特使为和平地恢复民主进行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即将进行投票,以具体措施,即制裁措施,支持西非经共体的塞拉利昂行动计划。制裁的对象是经过谨慎确定的:禁止供应武器和石油产品,以及限制军政府成员及其家属的旅行。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配合这些措施,并授权西非经共体在必要时按照有关的国际标准,检查入境的船舶,以确保制裁得到遵守。

决议草案并不限制运送粮食、药品或其他基本必需品。它规定定期审查制裁实施情况及其影响。制裁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对塞拉利昂非法军政府产生影响,同时尽量减轻对平民的负担。

安理会一些成员表示,这些制裁应该有一个截止日期。如果确定截止日期,则安理会今后将需重新批准制裁。这会使人不清楚安理会今后的意图。这会使供应者和其他方面不明确制裁是否会终止。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如果确定六个月后终止制裁,就会鼓励弗里敦的军政府竭力顽固坚持,指望在六个月之后,有一天世界会变,这样他们就无需作任何改变。

一些会员国曾要求如同其他制裁制度的情形一样,接受不充分遵守的作法。这可能反而会助长这样一种有害的幻想。如果这导致军政府作出错误的决定,那将是很可悲的。因此,美国认为,安理会应以遵守情况,而不是时间表作为其行动指导。

决议草案清楚说明了军政府如何才能使制裁停止：恢复塞拉利昂的合法政府。西非经共体和秘书长特使准备进行协调。道路是明确的。塞拉利昂能够重新开展民族和解与经济发展的紧迫工作。我们呼吁弗里敦的军事指挥官本星期在阿布贾与调停者会面，以便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恢复宪政秩序和民主选举的政府。

正因为如此，美国强烈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其中清楚表示，塞拉利昂的非法军事政权必须下台。也正因为如此，这项决议草案决定实施制裁，直至他们下台为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智利代表的身份发言。

5月25日，塞拉利昂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经民主选举的总统。国际社会迅速对这一局势表示痛惜和谴责；它在三个层次同时作出了反应。最近，国际上在对付非洲危机方面，都在这三个层次上采取了行动：在分区域一级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区域一级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在国际一级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最初的行动决定是在区域和分区域两级作出的。哈拉雷首脑会议强烈谴责了军事政变。西非经共体的成员采取了措施以扭转局面，它们主要利用和平手段来力图恢复民主选举的政府。

令人遗憾的是，军政府甚至不同意以适当的级别参加谈判，以实现朝向宪政秩序的和平过渡。因此，西非经共体不得不在8月底采取措施，迫使军政府清楚它的处境。西非经共体通过其五国委员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支持它的决定。

有关国家、特别是西非经共体成员和塞拉利昂合法政府本身开展的协商，使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已开始形成的这项决议草案获得了助益。在这项行动中，各方达到了高度一致。安理会能够在分区域和区域两级进行干预，使所有人获益。我认为，这项决议草案的拟订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各位发言者所强调的草案内容也一样重要。

我们应该确认，安全理事会讨论非洲局势的部长级会议对于安理会与区域一级之间所应保持的关系给予了优先重视。

我们将通过一项由于其中措施的性质而经过长时间磋商后拟定的决议草案。我们已从人道主义事务部收到重要资料,其中指出,5月份的政变导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这些后果中包括人们流离失所,健康和粮食状况恶化以及基本服务中断。与此同时,人道主义需要继续增多。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塞拉利昂目前结构性的人道主义状况,以此改变目前局势。

必须强调,安全理事会现在日益倾向于制裁领导人,而非无辜居民。与此同时,这项决议草案规定定期审查塞拉利昂的人道主义状况,包括制裁措施的影响。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联合国秘书处必须继续与西非经共体密切协调开展活动,处理这些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因为已经商定由联合国提出将在这方面实施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今天将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目的在于确保塞拉利昂军政府放弃权力。我们正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保这些措施不致给无辜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我们不应忽略我们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塞拉利昂军政府下台并允许恢复经民主选举的。

我们希望非法军政府的成员会认识到,国际社会不会接受政变。他们应承担他们对塞拉利昂人民的责任。他们推翻了该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使该国人民得不到必要的区域支持和国际援助,从而摆脱不发达状况,而这对于该国来说是极其必要的政府。

最后,我要援引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解释我们今天所将采取行动的意义时所说的话:

“关系重大的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即:国际社会为促成以法制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所作的努力不得受到非法政变的阻挠。”(S/1997/776,第2页)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将文件S/1997/777中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埃及、法国、几内亚比绍、日本、肯尼亚、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132（1997）号决议。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12时50分散会。